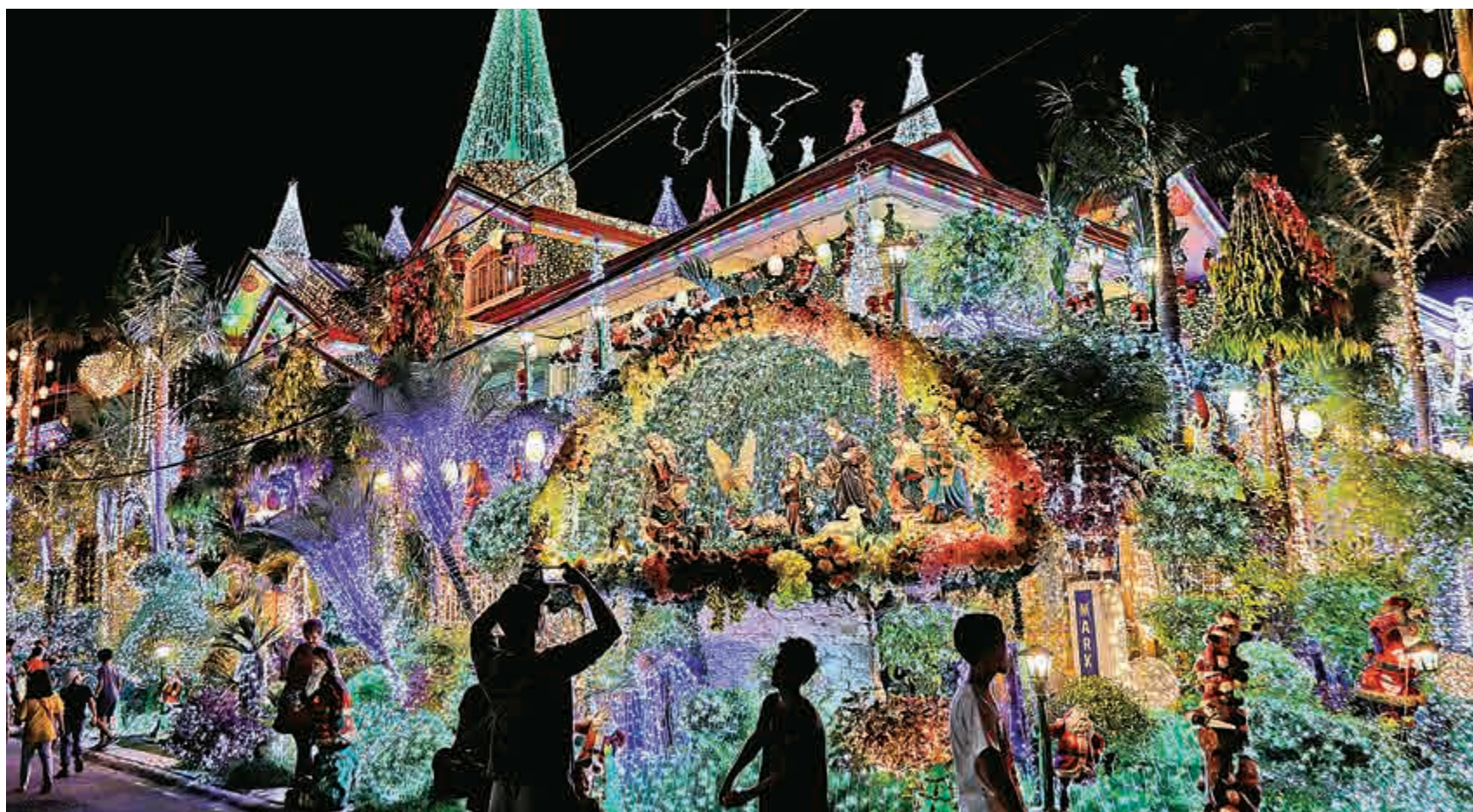


「絲路花雨」
專題系列

菲律賓
(上)

►菲律賓擁有最長的聖誕季，圖為上月馬尼拉一座樓宇的聖誕裝飾



「千島之國」菲律賓，自公元十四世紀才建立國家，出現蘇祿、呂宋等政權，結束土著部落散居各島、各自為政的鬆散狀態。在上世紀中葉，菲律賓與日本、緬甸並稱亞洲最富庶國家，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淘金地。在亞洲經濟崛起之初，菲律賓經濟再次起飛，屬「亞洲四小虎」之一。

沈言



▲菲律賓人口破億，當中逾八成為天主教徒



▲菲律賓是亞洲最大天主教國家，圖為民眾參與一項宗教活動



▲西班牙王城歷經風霜

菲律賓 糅合東西韻味

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擁有東南亞最早的輕軌系統，比新加坡還要早三年。然而，綿延不絕的貪腐問題和動盪政局，導致經濟停滯、貧富懸殊、社會分化、治安堪虞，甚至造成外界以「綁架之都」、「菲傭之國」標籤化的刻板印象。

「東方梵蒂岡」

二〇一〇年孟蘭節發生的馬尼拉人質事件，透過電視全程直播，變成港人的噩夢，集體心靈創傷的陰影，迄今揮之不去。而南海仲裁案更是擾攘一時，險釀軒然大波。

人口破億的菲律賓，既是東方的，也是西方的，充滿異國風情。作為曾經的西班牙、美國殖民地，亦曾被日本佔領，菲律賓歷經歐風美雨的洗禮，融合亞、歐、美多元文化特色，形成了東西合璧的獨特文化形態。今時今日，菲律賓人多有混血基因，宗教信仰虔誠、崇尚自由民主、善待生命萬物、待人熱情殷勤、處事樂天達觀等民族性格，可謂兼容並包。

菲律賓是世界第三大英語系國家，當年亦是美國唯一的殖民地。美國人將重視教育的觀念廣泛散

播，奠定菲律賓高等教育發達之基石。而自由與民主等西方價值理念，經年累月，已收潛移默化之效。此外，美式快餐等大眾文化，亦在菲律賓落地生根。

就西方文化譯被而言，在英語主流優勢、西化生活方式之外，尤以天主教信仰最為彰顯。十六世紀初，探險家麥哲倫在環球航行中，意外發現美麗靜謐的宿霧島，登陸後，他向當地首領展示實力，與之修好，並勸服首領接受洗禮，進而以來自西方的十字架歸化當地土著，開啓天主教在菲律賓傳播的序幕。麥哲倫十字架已然成為宿霧最重要的歷史地標，奠定菲律賓島民乃至亞洲人，最早改信天主教信仰之里程碑。

時至今日，天主教信徒已逾全國人口八成，菲律賓因此晉身世界第三大天主教國家和亞洲最大天主教國家，素有「東方梵蒂岡」之稱。菲律賓擁有世界上最長的聖誕季，從十二月十六日開始。全國各地遍布大小教堂，巴洛克式教堂群分別坐落在馬尼拉、聖瑪麗亞、帕伊伊和米亞高，尤以聖奧古斯丁教堂、阿斯姆史奧教堂、比路奴愛巴教堂最為著名，作為東方天主教文化與建築藝術結合之傑作，

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天主教對菲律賓的政治與社會有舉足輕重影響，甚至在馬科斯和艾斯特拉達等總統下台事件中，產生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。

美在古意悠然

菲律賓之美，在縱橫交錯的人文歷史。漫步馬尼拉「中市」西班牙王城，在充滿西班牙古韻的橫街窄巷中穿梭，感受馬尼拉大教堂的莊嚴，聖奧古斯丁教堂的古樸，聖地亞哥古堡的肅殺，恍若穿越歷史長河。夕陽西下，餘暉映射斷壁殘垣，在時代巨輪下，更顯古意滄桑。

菲律賓之美，在無限旖旎的自然風光。「七千島國」恍若太平洋上散落的明珠，碧海藍天，幼沙長灘，蕉樹椰林，烈焰驕陽，奇幻的巧克力山，可愛的國寶眼鏡猴，震撼的水陸兩重天，壯麗的馬尼拉灣日落……濃郁的熱帶風情，令人或陶然沉醉，或怦然心動。

拋卻不愉快的記憶，其實不難發現菲律賓之美。時光倒流的人文歷史，目不暇接的自然風光，熱烈奔放的性情中人，菲律賓的美，動靜皆宜，張弛有度……



►宿霧一景



八一年 ►馬尼拉大教堂始建於一五



►聖奧古斯丁教堂建築精巧



稱號 ►馬尼拉有「東方紐約」的

馬尼拉舊事不堪記

當飛機降落馬尼拉亞基諾國際機場，已是入夜時分。菲律賓之行，純屬屬之所至，三日內決定行程，頗有行色匆匆之感。行前臨急抱佛腳，囫圇吞棗似地瀏覽旅行攻略，有關治安問題的溫馨提示鋪天蓋地，若要完全漠視，簡直是天方夜譚。

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，在夜色中開啓。步出機場，蜿蜒的候車人流隨即映入眼簾。原來，明碼實價以銀計費的出租車一車難求，無法忍受漫天殺價的旅客，只好大排長龍。然而，車少人多是不爭事實，人流龜速挪移，時光好似停滯。偶爾有人獅子大開口，以高價兜攬搭客，不為所動之餘，心卻隨夜色漸濃而愈發焦躁忐忑，治安疑雲揮之不去，如何以策萬全？

苦候兩小時，終於上車。幸好夜深人靜，毋須擔心「堵城」交通擁堵。在號稱「東方紐約」的街頭，一路飛馳，穿過無邊暗夜，經過闌珊燈火，抵達酒店的一刻，一顆心終於落地……

翌日陽光燦爛，心情也為之明媚，整裝直奔馬尼拉最古老城區——西班牙王城。在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踏足之前，馬尼拉是一個巨型馬來回教徒村莊，亦是酋長統治周邊地區的中心。公元十六世紀下半葉，西班牙殖民者登陸馬尼拉，在帕西河南岸，脅迫心靈手巧的華人工匠建造城堡，以此為統治當局首府。國王腓力二世還賜予紋章，封馬尼拉



▲黎剎紀念公園風景如畫

為「永遠忠貞與高貴之城」，從此改寫菲律賓歷史。

西班牙王城由厚重的城牆包圍，對應拉丁文「牆內城」之意，可謂名副其實。磚石結構的堡壘，炮台、壕口和護城河一應俱全，城牆高近五米，厚逾六米甚至達九米，長近五公里，在大航海時代，堪稱固若金湯的要塞。三百年間，西班牙殖民者雄霸王城，令荷蘭人無功而返，英國人得而復失。此後，美國人借勢菲律賓革命浪潮，戰勝西班牙殖民者，成為王城新主。豈料在二戰中，王城又易手於日軍。被迫撤離的美國將軍麥克阿瑟，心有不甘，立下「我將會回來」之誓言。三年後，美軍果然捲土重來，空前的炮擊力度，終令負隅頑抗的日軍失守，卻也對王城造成毀滅性打擊，僅有聖奧古斯丁教堂幸免於難。

幾百年來，歷經颶風、地震、戰火的洗禮，而今的西班牙王城已不復舊觀，爬滿藤蔓的危樓、長滿青苔的石階，以破敗不堪的形象，控訴着天災人禍的暴戾與蠻橫。屹立不倒的教堂、生生不息的學校，又在廢墟之上，以不屈不撓的生命力量，折射出昔日的輝煌，昭示着明日之希望。伴隨着四輪馬車的叮噠鈴聲，古與今、舊與新、死與生，竟跨越時空，奇異地重合。

離開王城，來到黎剎紀念公園，心情不免沉重。作為「菲律賓國父」黎剎之紀念公園，乃菲國舉行官方儀式的重要場所，從一九四六年獨立慶典，到二〇一〇年亞基諾三世總統就職典禮等重大活動，均在此間舉行。

而對於港人而言，此處無疑充滿悲情。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，菲國一名遭革職的前高級督察門多薩，手持突擊步槍，在公園看台前馬路闖入香港康泰旅行社旅遊巴士，挾持人質，經過半日對峙，與特警交火，最終造成港人八死七傷的慘劇，在香港社會引起天怒人怨。

時隔七年多，黎剎紀念公園風景如畫、遊人如鯽，爭妍鬥艷的鮮花在眼前綻放，活力四射的樂曲在耳畔輕揚……如果不曾發生七年前慘烈的一幕，一切的一切是如許美好。可惜歷史沒有假設，唯有在內心虔誠祈禱，願時間撫平所有傷痛。

邂逅最美日落

臨近傍晚，暑氣漸消，來到日落大道，竟有涼風習習之感。

日落大道是馬尼拉屈指可數的繁華大街，顧名思義，乃舉世聞名的日落觀賞地，又名羅哈斯大道，因紀念獨立後首任總統曼努埃爾·羅哈斯而得名。沿馬尼拉灣南北延伸的日落大道，串聯西班牙王城、黎剎紀念公園、國家文化中心、海軍司令部、國際會議中心等著名景點，融會東西方建築特色，成為馬尼拉吸引世界各地旅行者到此一遊的地標性景觀。

在棕樹椰林與碧海藍天之間，少年追逐嬉戲，長者信步徐行，親友談天說地，情侶相依相偎，騎行者駐足而立，背包客凝神遠眺，或扶老攜幼，或呼朋喚友，大



▲馬尼拉灣的日落，美不勝收

家不約而同地靜待日落時刻，幕天席地，共享美景。

當夕陽西下，將雲朵暈染成錦繡晚霞，將海水渲染成萬丈金光，雲影、帆影、樹影與人影，在落日餘暉中，交織成奇妙的剪影畫卷。夕陽沒入海平面的一瞬間，不禁生發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」之慨嘆，所謂世事滄桑與歲月變遷，在震撼人心的大自然面前，似已微不足道。

漫步堤岸，在一間知名海景餐廳外，偶遇獨特一幕。一對菲人樣貌、衣着得體的中年夫婦，隨意坐在堤邊，不時向大海投出硬幣。三個衣衫襤褸、年齡不等的菲國少年，旋即循着拋落方向，跳入海中，身手如游魚般敏捷，一旦尋獲硬幣，便高舉戰利品歡呼示意勝利。一拋一尋之間，配合默契，如此循環往復，竟帶來不少歡聲笑語。

餐廳用餐，不期發現中年夫婦毗鄰而坐，不禁攀談。原來，二人乃美籍菲裔，在移居美國多年後又重歸故里。夫婦幾乎每晚都會在馬尼拉灣欣賞日落，有見流浪兒無依無靠，便想出了大海撈幣的尋寶遊戲。有別於居高臨下的同情施捨，他們要讓流浪兒明白自力更生的重要性，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金錢，從而遠離不勞而獲的錯誤觀念。他們以一種平凡中的溫情，為薄情的世界加添一絲暖意。臨別前，夫婦二人熱情邀約駕車相送，又詢問有否聘請保鏢，叮囑務必注意安全。萍水相逢，夫復何求！